

反腐纪实

东州市黑恶势力泛滥猖獗,欺行霸市,无恶不作。身心受到极度摧残的冷艳秋终于得到三和公司女老板洪芳的赏识,而准备在商界大展拳脚时,以皮天磊和张朋为首的黑恶势力却以暴力打压等手段排挤、迫害竞争者……势力单薄的冷艳秋将如何面对身不由己、凶险莫测的人生?

吴江华和庞龙打了一场漂亮的围捕战

“真的找到了?”庞龙突然来了兴趣。“找到了,一共三个窝点,集中在两个村子里,为首的是吴大欢和吴大歌两兄弟。”“吃准了?”“吃准了。”吴江华重点点头。关于地条钢的事,局里不是没支持过,上个月五号,吴江华汇报说,她的人在余庆县邓家湾村发现两个窝点,初步判断是地条钢制造团伙的大本营。当时肖局刚刚住院,按正常工作秩序,由庞龙暂时主持全面工作。庞龙一声令下,市、区、县三级联手,派了大约有五百名警力,严严实实包围了邓家湾,结果最后冲进去,一根地条钢也没找到,倒是找到不少雷管和炸药。原来那里是一个非法花炮生产基地。这事在局里闹了个大笑话,庞龙也很没面子。要知道,这种大规模的突击行动不是乱搞的,浪费警力不说,对犯罪分子,也会打草惊蛇。

见吴江华说得认真,庞龙相信,这次吴江华没看走眼。他的拳在桌上重重一播:“那还等什么,马上行动,要多少人,只管说!”

吴江华和庞龙打了一场漂亮的围捕战。高安河没想到,庞龙会亲自去,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毕竟,这不是一起大案,在公安局这个大盘子里,只能算一碟小菜,身为副局长的庞龙完全没必要亲临现场。但他就是去了!

作秀,完全是在作秀!高安河心中愤愤不平,如果都像庞龙这么热衷于表现,公安局就不叫公安局了,干脆叫刑警队算了。但是不管高安河怎么有想法,庞龙和吴江华这次却是露了脸。说来也是凑巧,就在他们行动当天,东州市长在视察一处建筑工地时强调:“一定要把地条钢赶出工地去,让它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市长的讲话刚在电视新闻里播出,庞龙他们的围捕战就打响了。这次吴江华把点踩得很实在,围捕的村子在开源县水眼村,这家村子以前办过两家村办企业,垮了。吴大欢派自己的手下跟村长谈,以每年三万元的出租费,将两家倒闭的厂子租过来,悄悄运来加工设备,还有回收的废旧材料,就在这里干上了。吴江华带人冲进去的时候,钢炉里还喷着火舌,生产线上正在出钢。大概吴大欢也没有想到,如此隐秘的地点也会被吴江华闻道,当时他还在村委会陪村支书耍牌,村支书身边坐着两个花枝招展的女人,都是吴大欢从东州带来供村支书消遣解闷的。听到外面震天动地的响声时,吴大欢还问村支书:“你村里练兵啊,闹得人牌也要不成。”村支书刚想说句什么,经侦队员已破门而入,黑油油的枪口对在了他们脑门上。吴大欢以为是县局的,正要张口骂娘,忽然就见人称“二姐”的吴江华走了进去,顿时,他像泄了气的皮球,瘫在了地上。

江湖上有句话,哪怕撞上鬼,也不能撞上二姐。让二姐撞上,你这条命,十有八九就完了。可他们都是在刀尖上跳舞的人,二姐偏又是个刀客,能不撞上?

这场围捕战,共抓获涉嫌非法制造地条钢成员四十六名,除六名是吴大欢制假团伙的骨干成员外,其余均为这个团伙强行抓来的苦力。现场共查获地条钢92吨,同时从吴大欢的保险柜里搜到了账簿,从账簿看,这个团伙先后制造或销售地条钢多达3729吨,牟利1000多万元。

遗憾的是,吴大欢的弟弟吴大歌没抓到,他带人到外面收购废旧钢材去了。

吴江华还在带人进一步深挖,从她掌握的情况看,藏匿在开源县的地条钢黑工厂绝不只是吴大欢一家,因为涌入建筑工地和建材市场的地条钢远不止这个数,她命令手下下一鼓作气,把它们连草带根全挖出来。副局长庞龙已带着相关材料,四处汇报去了。

“好,干得好!”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华喜功重重拍了下桌子,激动地说:“干公安就要这样,见一个打一个,让这些黑工厂无处藏身。”“华书记,下一步,我们打算配合建筑管理部门,对全市建筑市场和建筑企业来一次大清理,地条钢危害极大,光这样打下去不行,得综合治理,要把那些跟黑厂家串通一气的不法建筑商也一并打掉。”“你这个想法很好,我们政法系统就是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的,这样吧,你拿个方案,再跟建委和质监部门碰一下,要多方出击,形成合力,从根本上对这些不法势力以坚决打击。”

正说着,秘书徐学进来了,轻声道:“华书记,佟副书记请您过去一趟。”华喜功说:“好。”又跟徐学叮嘱:“你陪一下庞局,我去去就来。”庞龙赶忙说:“华书记您去吧,不能让佟书记等,我跟徐秘说话。”

华喜功满面春风地出门,往前走了几步,忽又转过身:“庞龙你别走,等一会我还有事跟你商量。”



军歌嘹亮

有一条路叫做滇缅公路,从云南昆明到缅甸仰光港,连通印度洋。六十多年前,日寇入侵缅甸南部,准备截断这条国际救援物资入华的最后通道,完成对中国外国的全面封锁。维系四万万中国人存亡的生命线危在旦夕,一支远征军在这样的情况下踏出国门。他们当中有曾经的土匪,有未竟学业的学生,有饭馆老板、神棍和屠户。就是这么一群或朴实或怯弱或蛮横或油滑的男人,在那个年代的那片土地上,以生命点燃了铁与火的不屈之光……

赵平原是个刚满二十岁的新兵蛋子

92式步兵炮又一轮齐射袭来的时候,赵平原正提着脏兮兮的军裤,站在一人多高的沟沿上,冲战壕外撒尿。

连续沉闷的爆破掀起了阵阵泥浪,几发落到不远处的炮弹将赵平原震得腿脚发麻,滚回了战壕。行进中的炊事班头张跛子和一千伙夫全都停下脚步,看着这菜鸟哈哈大笑。

赵平原是个新兵蛋子,今年刚满二十,一张脸膛黑黝黝的,体格精壮得仿佛能榨出铁汁来。刚来炊事班报到的第一天,他那双深而狭长的狼眼,就让班里的老神棍马棒槌当场倒抽一口凉气,连着撵坏了几张面团皮。

“细深多是无心腹,眼视之人不可逢。”那本早已翻成破烂的《麻衣神相》,马棒槌可以说是倒背如流了。他一口咬定,赵平原这眼形细深的人,天生六亲不认,到了战场上绝对就是自顾自的主儿。

对于马棒槌的神神道道,炊事班向来当成狗屁。这会儿赵平原肆无忌惮地骂上了一千老兵的娘,压根儿没有寻常新兵身上那种哪怕是装出来的老实劲头,马棒槌不由得瞅着众人嘿嘿冷笑,满脸早已料定的神情。

“瓜娃子!毛还没长齐喽,莫要把命送在自己手头上!”班头张跛子倒是没太在意,看见赵平原放在旁边的汤桶安然无恙,又一撇一拐走了回头里。

赵平原拍了拍嗡嗡作响的耳朵,碎泥簌簌地从发窝里落下,刚抬脚,满是土腥味的鼻腔却是一热,两道血线慢慢坠下。

走在最后的湘兵老崔一边摇头,一边扔了张搓成团的烟纸过来,蹙着烟熏

火燎的大牙来了句,“满哥,这可不是你装象的地方,装象晓得啵?”

赵平原觉得,自己应该是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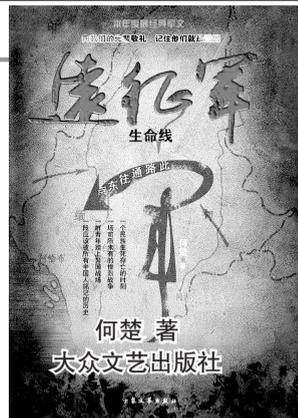
早上天还没亮时,113团对平墙河北岸闪电围攻,团长刘放吾下了死命令,全员参战一个不留。到达攻击位置以后,弟兄们跟在隆隆开进的坦克后面猫腰行进,耳边尽是爆炸声和让人头皮发麻的飞机引擎轰鸣。鬼子兵的零式飞机和重炮刚开始时以犁田一样的阵势,想要把国军阵地翻一遍,但没多久就被火力压制了下去。

借着炮火光亮,生平第一次摸枪的赵平原亲眼看到几名弟兄被敌机炮割成了碎片,那架俯冲过低的零式也没能钻出火力网,拖着一屁股黑烟栽下了平墙河。鬼子阵地上轻重机枪炸成一片爆豆,流弹密密麻麻扑扑而来,在坦克表层绽出无数火花。一转头,又一名国军士兵在炮弹迸发的火光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等到硝烟散尽,才有阵混杂着血肉的泥石从空中洒落,一股子烧糊的肉味直蹿鼻端。

阵线拉得很长,一伙膀大腰圆的炊爷就跑在赵平原身边,张跛子平时走路费劲,这当口背着烧饭家伙外加全副单兵配备,居然也蹿得不落人后。见赵平原停下脚步,站在那里直愣愣地盯着地上的尸块残骸,这满脸麻皮的四川汉子上去就是一脚,“蒙了?给老子跑起来,死也要跑!入你个先人板板,看看人家小周,一个学生娃也硬是比你凶!”

赵平原被踢得一趔趄,枪炮声太大,他听不太清张跛子喊的什么,转过头刚想发作,却傻了眼。

在113团里,类似于赵平原这样的



新兵蛋子,并不算太少。

小周全名周大喜,上海人,白白净净戴副眼镜,瘦得跟一阵风就能吹倒似的。他跟同乡以及北平的几百名大学生辗转了大半个中国以后,在昆明安宁县追上了经新38师集结后的66军,一纸献血书最终让军长张轸点了头,把这么一批手无缚鸡之力的青年收入编制。

医护队成了这些男女学生最大的收容地,周大喜由于高度近视,又患有严重的晕血症,被安排到张跛子所在的炊事班里,成了继赵平原之后的准厨工。这会儿战场上的惨烈景象,却神奇地让他晕血症不治而愈了。按照老兵们所教的,周大喜照住标尺,胡乱射空了五发子弹。也不知是被身边前赴后继的景象所刺激,还是那根筋搭错,他忽然发了疯般攀上己方坦克舱盖,一手扶住炮塔,一手向前挥动,像在大学里无数次演说那样,一句酝酿已久或许还很荡气回肠的口号就要脱口而出。

从日军阵地飞来的一颗子弹让他毫无悬念地从坦克上栽落,附近冲过的弟兄没人回头。

靠着十二辆坦克的强势推进,开阔地带的争夺在上午进入尾声,两支部队的锋线逐渐拉近。随着冲锋号吹响,国军士兵发出了排山倒海的喊杀声,张跛子带着一帮伙夫甩出手榴弹,在连串火光爆起后第一批冲进了敌方战壕。

营销寓言

拥有绝好的产品却找不到买家?公司初步发展却遭遇竞争对手?廉价产品疯狂挤压?面对这些问题,你的营销该怎么做?故事中的主人公麦克斯从发明轮子到创立公司,每一阶段的发展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先知者则带领麦克斯拨开营销的层层迷雾,发现营销的真谛。

麦克斯的第一桶金

等了一会儿,一个宽胸、秃顶的男子走了出来。“我叫玛保,采石场的老板。你有什么事吗?”“很高兴见到您,我是缔结者卡修斯,我们可否私下谈一下?”

于是,玛保先生带着卡修斯来到了他的办公室。他拿出了蜂蜜蛋糕和新鲜的咖啡,然后问道:“你说你有一些关于法老王的消息?”

“我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与你讨论,一个事关法老和他正在建造的金字塔。但是,首先,请告诉我,您的采石场切割的是什么样的石头?”“我们切割石灰石,花岗岩、砂岩以及我的家族特有的大理石。”“这些石头的质量非常好吗?”“他们是最好的!”

卡修斯一边猜测,一边问道:“可是,目前您没有向法老王的金字塔供应任何石头?”玛保先生说:“是的,恐怕永远无法提供。我做梦都希望我们可以,但运送石头的后勤工作、将石头拽到施工现场的费用,哎,即使我们使用大象,也没法让我们的价格在具有竞争力的同时仍能获利。”

卡修斯向前倾了身子,“玛保先生,我可以为你改变这一切。更确切地说,我可以让你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把石头运送到金字塔或者你能想象得到的任何地方。”玛保先生轻声笑

了起来,问道:“什么东西,就是把你带到这里的那个小飞行装置吗?”“不!虽然我的飞毯奇妙无比,但它无法搬运沉重的石块。但是,我现在恰好有一项革命性,简单而实用的新技术,可以很高效地搬运你的石头。”“是吗?那是什么东西?”“我必须向您展示一下,玛保先生。眼见为实嘛。”卡修斯站起身来,示意玛保先生走向门口。“请跟我走。”

在他们即将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卡修斯转过身去,向采石场老板问道:“有没有披风或者类似的衣服,可以将你的身体包裹起来?尽管我们现在身处撒哈拉大沙漠,但是,以我们将要旅行的速度和高度,路途还是会有一点寒冷。”“噢……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将飞行吗?”“一个小时后,我会把你再送回来。”“我还要参加一些会议。”“玛保先生,我要向您展示的东西,我这样说的时候可能实际上还有点保守,可以让您的采石场的收入和利润在短短几年中上涨到原来的三倍或四倍。同时让您有机会赢得金字塔的石头合同,而这一切还仅仅是个开始。”

玛保先生慢慢地点了点头,然后抓起他那件有时会在夜间穿上阻挡冰冷沙漠空气的外衣,朝着缔结者卡修斯的飞毯走了过去。

当今的缔结者则会利用私人飞机和豪华轿车来完成像卡修斯利用他的飞毯完成的任务,但效果是一样的。几分钟,他们从空中降落了下来,玛保先生微笑着,显然他非常满意。

“嘿,这很有趣!”他说道。“我还有许多订单没有交货,每一个飞毯都是纯手工制作,下一次如果有货,我会第一个找您。”“太棒了!”

一群人早已在小镇外等候。这些人就是卡修斯招募的小镇居民。他们被分成

两个小组,每组旁边都有一块等着移动的巨石。

“现在,玛保先生,左边是A队,他们将使用绳索从地面上拖拽石块。右边是B队,他们将使用这种革命性的新技术来移动大石块。我把这项技术称为‘轮子’。”“轮——轮——子?”卡修斯说道:“是的,是轮子。如果你仔细观察,便会看到,B队与A队相比,实际上处于一种相当不利的形势,因为他们需要移动的是一块更大和更重的巨石。”

这简直不是一场比赛。B队将巨型石块装好并系紧在两套轮子中间的车轴上,拉着石块穿过了终点线,而此时A队只拖动了不到10英尺。“这太神奇了!”玛保先生说道:“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东西!”“这是新发明的,您想仔细看看吗?”“当然!”

他们走近了那些大而圆的轮子,玛保先生说:“嗯,这些轮子看起来非常坚固。”“坚固?如果你觉得不坚固的话,请上前踢一脚看看。这种轮子技术是革命性的,并且简单、实用、可靠。请到这边来看看。”

两个人弯下腰来,盯着石头下面的轮轴。“你看,两个轮子就是被这种叫做轮轴的跨梁连接在了一起。如果负载轻的话,你可以使用一套轮子,但像这样的大板石,你得需要两套。同时你需要给自己找一些质量不错的、结实的绳子,把绳子的一端拴到车轴上,多缠几圈,再把装载的东西多缠几圈,然后把绳子拴到另一端的下面。在两个车轴上就这样去做,然后你就可以将石头运送到金字塔那里了!”

玛保先生笑了起来,“嗯,正如我告诉你的那样,我们目前还没有金字塔项目的石头合同。”

李耀廷 张玲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Selling the Wheel 卖轮子 风靡全球的营销寓言!